



永生的人們

• 拂曉社版 •



永生的人們

王嘯平 著

• 拂曉社版 •

永 生 的 人 們

著 者

王

嘯

平

出 版 者

拂

曉

社

總 經 售

各

大

書

店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五 月

▲ 版 權 所 有 ▼

人物表

宋娟——一個廿二歲的女性，離開上海到鄉下做羣衆工作。

吳覺民——廿四歲，大學生出身，一個羅曼蒂克色彩頗濃厚的青年。

王少川——樸實，有勁，堅實的農民，家沒有了，他在災難中生長起來成爲一個勇敢的人民戰士。

指導員——廿五歲，智識份子出身的青年，但是五年的戰爭風塵已把他造成和王少川有相同處的樸實，堅實，勇敢的個性。

張大媽——慈悲的老人家，早年就死了丈夫，靠着一個女兒過日子，四十五歲。

小梅——少女，十九歲，熱情而純潔，個性剛硬，活潑而勇敢。

趙維德——一個農民，在家種田，也參加幫助抗日軍的募衆工作。

趙堅——和王少川一樣的抗日軍，本來也是個莊稼人，但鬼子漢奸壓迫下，沒法活下去，便幹起抗日軍。

趙妻——一個農家的女人，性較軟弱，但也樸實，單純。

漢奸——這人物在劇中只是抽象的代表那些本來依靠老百姓升官發財，但又爲敵人一鼻孔

出氣來屠殺老百姓的老爺們。

鬼子兵——甲、乙、兩個。

抗日軍——甲、乙、兩個。

小順子——兒童團團長。

小紅——兒童團團員。

這是在一塊被當權者出賣給敵人的土地上，人民爲了生存而起來反抗，鬥爭，這劇裏也只現象寫出一點他們在鬥爭中怎樣互愛，怎樣血肉相連，相依爲命的生活來，當權者和敵人都要送他們去死，但是，靠着自己的團結起來，他們偏偏是不會死的。

景：是這土地上的角，台上是片曠場，台的右角是一間茅屋的後門，門前有些凳子，石頭，是人們坐在那裏晒太陽用的。台中前面有幾叢樹，從樹的縫隙望去，可看出後面是平坦無際的平原。台的左邊有一條小溪，溪邊有幾株楊柳樹，可看出這是在春天的季節，楊柳樹的下面是溪岸，可以在上面坐坐，或者倚着樹幹來眺望這春天的平原。

雖說是三月時分，但，天氣還是蠻冷的，寒風還是一陣一陣的吹來。

（幕開時，小梅在溪邊洗衣服，邊洗邊獨自唱着）

梅（唱）——歌詞譜在第三幕卷後——（王少川從溪邊的小路持鎗上來）

王 小梅，你唱得真好，再唱一個。

梅 我唱不好，你別笑，王同志，你放哨回來了嗎？

王 是，（打了一個寒噤）天氣還這樣冷。

梅 可不是嗎，過了年也有兩三月了，天氣還和冬天一樣，真怪。

王 我要歇歇去。

（王少川由茅屋的門下場）

（小梅還一面洗着衣服一面唱着歌）

（吳覺民由左邊的路上來，他穿皮鞋，西裝褲，短皮大衣，頸上圍着圍巾）

民（慢慢的走上來）三月了，春天該快要消逝了吧？！

梅（回過頭來）你說什麼話？

民我說鄉下地方太美麗了。

梅（端詳了他一下，忽然，）對不起，你住在這兒已經兩天，我還不懂得你叫什麼名字呢。

民我姓吳，叫覺民。

梅吳，覺，民，（天真的笑起來）看你這打扮，叫我老是想笑，（指他腳下的皮鞋）這皮鞋是鬼子才穿的（指着他的短皮衣）這樣皮的衣服在我們鄉下也沒見過，哈哈……你可像個東洋鬼子。

民（窘）我不是東洋鬼子，我是剛從上海來的，上海人都是這樣打扮，你別笑，（迴避着她）楊柳樹是春天的象徵，真美極了，在上海就看不到（看小梅還唱着歌洗着衣）唱得很好聽，這地方打仗的戰士會唱歌，小姑娘會唱歌，種出的人也會唱歌，這裏倒是一個充滿着歌聲的世界。

（忽然王少川從茅屋裏嚷着出來）

王（我一套衣服明明放在床上，一回來就不見了，（對民）喂，你有沒有拿。
民（似乎有點厭惡他這副粗魯的態度）我又不是小倫。

王（也似乎看不慣他這副裝扮）你不像個小偷，倒很像個東洋鬼子，哈哈……

（指導員由茅屋的門上場）

王 指導員，我的軍裝給人偷掉了。

指 王少川，我們這地方那有人偷東西的道理，怕是你記性不好，忘記放到那兒去了。

王（拍拍自己的腦袋）這趟我記得清清楚楚的，明明是放在床上。

指 要真是這樣，那可就怪了。

（小梅正洗好了衣服要進茅屋）

民（向小梅）你可看見我們這位同志的一套軍衣？

指 給人家偷掉了。

梅 哈哈……

民：你老是愛笑。

指 小梅，你笑什麼？

梅 王同志，我知道是誰偷了你的衣服。

王 誰？

梅 是我，哈哈……（拿洗好的一套軍衣裝給他看）就在這裏，我偷來是髒的，現在洗乾淨

了再晒晒乾就還給你，好不好呢？

王 你又替我們洗衣服。

捐 這真是難爲你了。

梅 (不高興的神氣) 我不愛聽你們說這種客氣話，你們打仗流血保國家，我幫洗點衣服還有什麼提頭，唉！我就不該生爲女人，不能上火線真倒霉，(拿過王少川的鎗) 我也學打鎗，前面要是敵人來了我要開鎗，(瞄準)

捐 好！看你有多大力氣，能持鎗幾秒鐘。

梅 (沒有力氣的放下鎗) 唉，不行不行，女人到底是女人，(撲撲手臂) 不到兩秒鐘兩隻手就又疼又酸，吃不消，我這兩隻手還是留着插秧，洗洗衣服吧，打仗一點也不行(向王少川) 我把衣服晒乾了就還你。

(小梅由茅屋門下場)

王 吳同志，(拿起鎗來)

民 什麼？

王 你會打鎗嗎？

民 我沒有打過。

王 在我們這裏，四方八面都是敵人，不會打鎗就要吃虧的。

捐 王少川，吳同志剛來兩天，連鎗聲都還沒有聽過，怎樣便會打鎗呢。

王 不會就要鍛鍊鍛鍊(把鎗給他) 瞄準一下看看。

民 也好，(拿起鎗來瞄準，但姿勢不對，身體也站不住的搖晃着) 重得很。

王 這樣拿法不對，（糾正他的姿態）噯，不行不行，噯，不是這個樣子……。

民 （撲的一聲鎗掉在地上）噯呀！拿不動了。

王 （忙拾起鎗來）糟糕，要把我的鎗弄壞了，（巡視鎗聲）我們的鎗是用血和生命向敵人換來的，你怎末可以隨便掉在地下呢！我們打仗打到死，鎗也不準放下的。

民 我不懂得，而且是因爲拿不動才掉下來的。

王 這三八鎗才七斤來重，你太沒有用了，我一來就拿鎗打仗。

指 你在家裏是種田拿鋤頭的，吳同志在上海是唸書的學生，怎樣可以比（笑向吳覺民）以後慢慢鍛鍊就行了。

王 （向吳覺民）你家裏在上海，日子過得好嗎！

民 還好，家裏開店。

于 你爲什麼到鄉下來！

民 來參加一點工作。

王 （搖搖頭）看你這瘦骨頭，連鎗也拿不動。

指 王少川，（責備的）你這種話不對，鎗拿不動可以鍛鍊，再說我們的工作也并不一定要拿鎗。

王 是，指導員。

（王少川由茅屋的門下場）

民（沉悶的走到楊柳樹下沉思）唉！

指（摸他的肩膀）你是想什麼？在這裏住了兩天有何感想？

民這鄉下很可愛。

指可愛嗎！可是這可愛的土地，敵人却不讓我們平平安安的住下去。

民我知道，我抱了一腔的熱情到這裏，也是爲着和同志們一齊戰鬥。但是這兩天我心裏悶得很。

指悶了！

民（折枝楊柳樹葉，撫弄着）春天的空氣該是很溫暖的，爲什麼偏偏這樣冷呢。

指你剛才說悶，到底是什麼原因？

民（苦笑）沒有什麼！（望遠處去，看看錶）她該來了吧。

指誰？

民宋娟。

指哦，你已經等了兩天。

民不，已經等了兩年。

指兩年？

民嗯，我們離別有兩年了，我每天都在等着。

指哦，她大概就要來了，早上我再一次的派人去通知她。她住在趙家莊附近，離此地有七

八里路。吳同志，你跟宋娟同志是老朋友嗎？

民

我們已經認識了四年，過去還是老同學，她先我到這兒來的。

指

嗯，我記得她是一九四零年來參加的。對了，她來的時候，還燙頭髮，穿高跟鞋，十足是個上海小姐，現在可就大大的變了。

民

變了，（從懷裏拿出一張相片）這是她離開上海留給我的相片。

指

（一看）現在和這相片一比，簡直是兩個不相全的人。頭髮剪得短短的，臉色也黑得多，（指茅屋裏）倒很像這家的小梅姑娘。

民

（煩悶的看錶）她爲什麼還不來，兩年的時間是不短的啊。她工作很緊張，怕是一時抽不出工夫來看你。

（台後傳來抗日軍歌）

我們是人民抗日的隊伍，

我們在鬥爭中生長壯大，

千百次血戰惡鬥。

鍛鍊出無限偉大的力量，

我們大家有勇敢殺敵的決心，

我們是無戰不勝的鐵軍，

我們是無堅不摧的鋼軍，

我們緊緊的握着刀鎗，對準着敵人的胸膛，
誰敢向我們挑戰，誰就遭受我們頑強的反擊，
誰敢向我們進攻，誰就一定在我們的面前滅亡。

民 又是歌聲。

指 這是同志們在操練。

民 （站在山丘上）他們唱得多高興。

（小梅又拿堆衣服上，趙堅跟在後面）

堅 小梅，我自己洗，不要你麻煩。

梅 我偏要洗，我偏要洗，我是識字班班長，我要做擁護抗日軍的模範。

堅 我們抗日軍的紀律是不準拿老百姓一針一線的，買賣要公平。你若是要洗，我就得給你

工錢。

梅 呸！我拿了你的工錢，老天會劈死我的，你們一天三趟的上操上課，三天一次的打仗流

血……。

堅 這個是我們應該做的。

梅 那末我幫你洗洗衣服不應該的嗎？

堅 這個……（講不出話）

梅 好好，你沒有話講就該讓我洗。

堅 捐導員，老百姓待我這樣好叫我怎末辦？

梅 （學他）捐導員，你們待老百姓這樣好怎末辦？哈哈……（捐趙堅）你這人就是這副老實勁兒，我們是一家人，還分什麼你的我的。

（小梅拿着衣服就向溪邊走去）

（趙維德從溪邊的小路上來）

德 小梅。

梅 你這末急急忙忙的幹什麼？

德 今天有敵情。

捐 趙維德有什麼敵情？

德 捐導員，我剛從趙家莊來的。

民 趙家莊？宋娟不就在那兒工作的嗎？她今天來不來？

捐 你別急，（向趙維德）在什麼地方發現了敵人？

德 北面吳家橋有鬼子二營正向趙家莊開來，我們那兒的兄弟都準備好了，一面派我來通知你們一下。

堅 趙家莊正是我家的莊上。

捐 請他們來吧，好讓我們多打一次勝仗。

民 捐導員，是不是又要打仗了？

捐可能。

梅（放下洗着的衣服，走過來）要打仗了。（向趙維德）我得馬上跟你去做後勤工作，

（向茅屋的裏門喊）媽媽，媽媽，同志們又要打鬼子去了，你出來呀！

（張大媽由茅屋的門上場，她一手拿針，一手拿着一隻襪子）。

媽小梅，你喊什麼，我在跟指導員補襪子呀。

捐張大媽，你怎麼又把我的襪子拿去補呢。

媽我閒着沒事就順手拿來補補。

德大媽，吳家橋來了鬼子。

媽當真。

梅真的，同志們要去打了。

民（緊張的）這末說，馬上就要發生戰事了。

捐（笑向吳覺民）戰爭在這兒是最平常的事。

德哦，我們就是這樣整天的流血，打仗過日子。

堅家常便飯，我仗一打慣了，兩天不打骨頭就要發癢。

德趙堅，你家嫂子正趕來找你。

堅找我幹什麼？

德要叫你放下鎗桿回家種田。

媽 這種女人見識太短，放下鎗桿，鬼子怎好打走，鬼子不打走有什麼田好種。

指 (對趙堅) 你打算怎樣？

堅 她來我就一拳頭打破她的頭，媽的，我當抗日軍她偏拉我後腿。

梅 哈哈……

德 (對小梅) 你笑什麼？

指 小梅，你不要笑，將來你嫁了趙維德，他也要打破你的頭。

梅 仙敢，我又不拉他後腿(對維德)你說是不是？

德 (點頭) 是，我幹抗日，你也幹抗日。

媽 小梅，你快把衣服洗好，我也把襪子補好，給指導員指揮作戰去。

(張大媽由茅屋門下)

(小梅在溪邊洗衣，維德跟她耳語)

民 (問趙堅) 你不高興跟老婆回家去？

堅 呸！跟老婆跑不抗日，不管老百姓的生存，還算有出息的男子漢嗎？女人有什麼大不

了，抗日，老百姓才是第一個(翹起大姆指)。

指 對，(向吳覺民) 你覺得怎樣？

民 (點頭) 有道理。(向堅) 你一點也不懷念你的老婆。

堅 剛離家時候常常想，慢慢的三仗一打，腦筋一想通什麼都好了。指導員，我把這敵情告

訴同志們去。

好的。

（趙堅由溪邊小路下場）

民（走近和小梅細語著的趙維德）你從趙家莊來，可碰到宋娟同志碰着的，她說要來這裏一趟。

指（微笑）吳覺民，宋娟在你現在是不是第一位？（翹起大姆指）。（窘笑）不會的。除了這以外我現在心裏頭還有一件心事。

民我猜得着，是戰爭，打仗。

民

指還有就是想到……死。

民打仗總是要死的吧。

指不一定，我打了好多仗了，就沒有死過，不過，我們就是戰死了，也和活着一樣，你懂嗎？

民我懂得這道理。

指那末你怕嗎？

民不怕不怕，（挺起胸膛）怕死也不會跑到此地來，就是還沒有上火線經驗。（插上來）你先打埋伏。